

终身教育

卓越管理论丛

★ 人人皆学

★ 时时能学

★ 处处可学

上海数字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研究

SHANGHAI SHUZI JIAOYU GONGGONG FUWU PINGTAI YANJIU

理论研究 现状分析 建设模式 运行机制 学习模式 案例分析

肖 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卓越管理论丛

上海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研究

肖 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的理论入手,分析了建设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重要性 and 必要性,并对国内外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分析,总结出有平台的共同特性以及对构建面向上海学习型社会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启示,对面向上海学习型社会的数字教育公平服务平台的建设模式、运行模式、学习模式作出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研究/ 肖君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卓越管理论丛)

ISBN 978-7-313-06739-5

I. 上... II. 肖... III. 数字技术—应用—教育
事业—研究—上海市 IV. G527.5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7842 号

上海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研究

肖 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2.25 字数: 209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30

ISBN 978-7-313-06739-5/G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伴随“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的逐步推进,各国政府都将数字教育视为 21 世纪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大力发展数字教育是我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缩小东西部教育差距、促进我国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在关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本书从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的理论入手,分析了建设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重要性 and 必要性,并对国内外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分析,总结出现有平台的共同特性以及对构建面向上海学习型社会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启示,对面向上海学习型社会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模式、运行机制、学习模式作出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为实现上海“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框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

通过对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理论的研究,并对国家及上海层面的相关规划进行分析,本书总结出建设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对发展终身教育、创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对国外、国内乃至上海市级层面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和相关项目的现状调研和分析,总结了这些平台各自的特性、发展趋势,尤其在加强对学习资源的建设、实现信息内容的及时更新、加强学习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建立健全的标准和评价体系、探索适应终身教育的学习模式等方面,对构建面向上海学习型社会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面向上海学习型社会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方面,本书探索并形成了以终身教育资源库、多网络通道、多种类学习平台、融合门户以及终身教育支持服务体系等组成的平台架构,从资源、基础架构、学习服务、平台门户、学习支持机构、技术标准体系以及质量控制和评价体系七个层面展开研究,为形成“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框架奠定坚实的基础。资源建设是数字教

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核心,要求在已有的上海教育资源库基础上着力建设一大批丰富的、多层次的、多类型的终身教育资源。此外,强调非正式学习的微型学习资源建设,也符合终身学习的发展趋势。基础架构建设是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最基础的支持,包括物质体系和管理体系的建设,其中数据中心是其建设的重点。学习服务建设是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主体,一方面完成互联网学习平台、卫星学习平台、移动学习平台和数字电视学习平台四大学习平台的建设,同时也包括监控中心、会议中心、测评中心和呼叫中心四大学习支持中心的建设,用以提供辅助支持。门户网站是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面向用户的入口,将已有区级网站、市级学习网站、各类学习系统、资源等进行融合,为用户提供一个内容聚合、体验丰富、个性化的服务门户。学习支持机构建设实现了市指导服务中心、区社区学院、街道社区学校的三级服务体系与保障机制,采用“一站式”服务模式。技术标准体系以及质量控制和评价体系是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重要保障。根据上海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国家教育信息化标准基础上进行吸收、扩展和新建,重点建设教育软件系统架构标准、终身资源元数据交换规范和电子学习档案标准。以评促建是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面向上海学习型社会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行机制方面,本书从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运行机制的总体架构的设计出发,阐述了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有效运行是在政策指导的环境下,在质量评价机制的控制、监管下,从管理、技术和用户服务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其中,政策指导和质量评价是平台高效运行的保证,管理是基础,技术是支持,服务则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管理层的运行机制包括组织管理机制和投入机制。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采用委托管理机制,建立了包括专业培训机制、职业化发展机制、利益分配激励机制、兼职专家队伍支持机制等在内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在建设期采用政府财政投入机制,在运营期采取“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探索准市场运营作为有益补充”的运营投入机制。技术层的运行机制包括 IT 运维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提出了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IT 运维人员管理机制、流程化闭环跟踪机制、技术工具支持机制。为了促进资源的优化整合,建立包括资源需求反馈机制、资源供应机制、资源再生机制和资源可持续发展机制在内的资源整合机制。用户层的运行机制包括用户服务机制和服务推广机制。用户服务机制以提供个性化、全面化、多样化、专业化的学习服务为重心的,通过激励机制、信息维护机制、活动机制、培训机制、推进机

制来保证用户服务的推广。政策指导机制是十分必要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需要从制订发展规划、保持运营维护等资金投入、明确管理体制、引导运行机制、支持使用服务等方面制订全方位的支持性政策体系。质量评价机制从人员和平台两个方面对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进行质量评价。人员的评价包括提供者、管理者和学习者。平台的评价则从资源评审、技术评价、服务评价等方面展开。

在面向上海学习型社会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学习模式方面,无所不在的信息技术及终身教育、泛在学习思想的普及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任何设备进行学习不再是空谈,这就需要探讨适应新环境的学习模式。本部分从终身学习模式的概念入手,结合终身学习模式结构框架,介绍了几种常见的终身学习模式的分类方法,并针对基于不同学习通道的四种终身学习模式做了详细阐述。这些学习模式包括:基于互联网学习平台的学习模式、基于数字电视学习平台的学习模式、基于移动学习平台的学习模式和基于卫星学习平台的学习模式。针对每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介绍了该种模式的具体特点,并结合实际的学习应用,总结了该类学习模式的典型应用。从学习场合、学习材料、学习支持、适用范围等方面对这四类学习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各类学习模式都有优缺点,因此要得到学习效果的最优化,就需要混合多种学习模式,将各种学习平台进行优化组合。本书提出建设适应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混合式学习模式,并从学习方式、学习平台、学习环境、学习支持、学习评价等方面分析了混合学习的层次,总结出混合式学习模式应用中的“组合、集成、协同、扩展”四个应用阶段。

在面向上海学习型社会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应用案例中,本书选取了由上海远程教育集团负责承建的“上海市民数字化终身学习系统”。该案例探索和实践了上海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运行模式,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目标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and 范例。上海市民数字化终身学习系统是一个整合的生态化学习环境,以上海终身教育资源库为基础,采用互联网、双向卫星、IPTV、数字电视、移动学习五种模式,建设了十大专题网站,将基础设施、支持中心、软件平台、门户网站、学习资源、学习模式、学习服务、标准体系及质量控制和评价体系等要素通过数字技术进行无缝链接。在运行机制方面,上海市民数字化终身学习系统采用委托管理型的管理体制,在公益性原则指导下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共赢,并在 IT 服务管理的指导下,构建基于市、区、街道的多级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建设相关支持队伍,并结合 IT 服务管理的理念实现学习服务的流程化管理。在平台运行中,探索

并实现了 U-Learning 环境下学习方式、学习平台、学习支持、学习评价、学习环境等多层次的混合式学习模式。上海市民数字化终身学习系统产生了一系列具体应用案例,如:上海终身教育资源库、上海教师网上全员培训、上海社区教育卫星网、上海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以及上海终身学习网等。上海市民数字化学习系统的建设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好评,在国际上,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国王奖”;在国内,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广大市民、教师的认可,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上海市民数字化终身学习系统的建设及其应用在提高教师能力、教学质量的同时,为全民的终身学习提供了保障,为实现“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奠定了基础。

本书由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面向上海学习型社会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行模式研究”课题组研究编写和审定。课题组主要成员朱晓晓、顾小清、蒋璐、吴战杰、陈一华、刘海燕、陈村、陈华等人为本书的整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李雪、严宁、陶天梅等也为此书研究提供了相关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也特别感谢上海远程教育集团集团副主任王民研究员及项目组各位成员,他们为此书提供了丰富的项目应用案例素材。本书还得到了上海市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资金项目“基于国产基础软件的教学资源平台一体化解决方案”资助。由于编者经验有限,书中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肖 君

2010 年 3 月

目 录

第 1 章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理论依据	1
1.1 从终身教育到终身学习	1
1.2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关系	5
1.3 学习型社会与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7
1.4 结论	10
第 2 章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现状分析	12
2.1 国际现状	13
2.2 中国国家层面现状	18
2.3 上海市级层面现状	21
2.4 国内外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发展评析	28
第 3 章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模式研究	31
3.1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概述	32
3.2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系统架构	34
3.3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模式	36
第 4 章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运行机制研究	76
4.1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运行机制的需求分析	77
4.2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运行机制总体架构	78
4.3 管理层运行机制	79
4.4 技术层运行机制	93
4.5 用户层运行机制	105
4.6 政策指导机制	113
4.7 质量评价机制	116

第 5 章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学习模式研究	129
5.1 终身学习概述	129
5.2 终身学习模式概述	134
5.3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终身学习模式详述	136
5.4 混合式学习模式	152
第 6 章 上海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案例分析	158
6.1 背景	159
6.2 上海市民数字化终身学习系统总体建设情况	159
6.3 上海市民数字化终身学习系统应用案例	167
6.4 上海市民数字化终身学习系统整体评价	186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理论依据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成为了越来越热门的词汇。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在关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本章先从终身教育的理论提出和发展入手,再延伸到终身学习的提出、它的基本特征以及该理念对人们的影响。然后介绍了学习型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学习型社会的涵义,以及学习型社会与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关系,即学习型社会就是以全民终身学习为基础、终身教育体系为依托的社会形态。最后,从多方面对信息化的需求、国家层面的相关规划以及上海市级层面的相关规划,介绍了建设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对发展终身教育、创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作用,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不仅是实现学习型社会的一种需求,也是一种重要手段和保障,从而论述了研究“面向上海学习型社会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行模式”的重要意义。

1.1 从终身教育到终身学习

终身教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终身学习等概念,是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大背景下,在传统学校教育已经不能适应人类社会变革的基础上提出并不断发展的。

1.1.1 终身教育的发展

终身教育作为一种公共的、面向广大民众的教育活动,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

国的成人教育。1919年,英国教育部重建成人教育委员会,在其成人教育报告书中,充分肯定了劳工教育协会的成绩,特别强调了成人教育是培养一般国民永远不可忽视的重要措施,是一种普遍的需要。国家需要成人教育,成人教育与公民教育是不可分离的。成人教育不仅应该是普遍的,而且应该是终身的。该报告特别提出,教育是终身的历程。这种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引导了教育的发展方向,为终身教育理论的倡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3年,英国成人教育学者耶克斯里出版了《终身教育》一书,使其成为最早提出终身教育名词的学者。20世纪初,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也提出教育和学习是终身历程的说法,二战后这一思想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探索。

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成人教育会议上,保罗·朗格郎在其报告中正式提出终身教育的设想,对终身教育的原理作了系统的说明,并强调成人教育在终身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国际成人教育委员会的肯定,联合国也以此作为教育的基本理念。

1970年,朗格郎将其思想整理成文,并以《终身教育导论》为书名公开发表。1968年,罗伯特·M·赫钦斯(R. M. Hutchins)出版了《学习社会》一书。该书的基本理念是:人生虽然要工作,但面对未来社会工作时间的缩短、休闲时间的增加,则更加需要增加人格陶冶的机会,要使个人继续成为有人性的人,必须不断地学习。

人类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终身教育思想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指导和建构本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导思想。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其编著的《学会生存》一书中,建议“将终身教育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今后若干年内制定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认为只有全面的终身教育才能够培养完善的人。至此,终身教育的思想广为世人所接受,这是各国对终身教育理念积极倡导的结果。

1.1.2 终身学习的产生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终身学习被提出,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对终身学习的本质和内涵有了更新更深入的认识,从而使终身学习思想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肥沃的生长土壤。终身学习理论进入繁荣期的主要标志是,世界各国对终身学习理论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并相应地用法律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各国推进终身学习活动的最高准则和依据。

美国继1976年颁布《终身学习法》并确立了终身学习的法律定位后,1994年又签

署了《目标 2000:美国教育法案》,在第 5 项中特别强调并鼓励终身学习机会的提供。日本于 1988 年将“社会教育局”改名为“终身学习局”,并发表白皮书——《日本文教政策:终身学习最新发展》;1990 年又颁布了《终身学习振兴法》,开始在日本各都市县境设立终身学习中心。韩国亦于 80 年代初将终身学习写进了宪法。法国在 1989 年的《关于教育指导法的附加报告草案》里明确指出:终身教育是学校、大学及其工作人员的一项使命。秘鲁于 1972 年颁布了《总教育法》,规定按照终身教育的原则全面改革其教育体系。党的十六大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是 21 世纪头二十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随着终身教育(学习)理念的提出、发展和实践,教育与整个社会以及学习者自身发展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深刻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传统的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准备性的、阶段性的,那么在今天,教育已经更多地成为一种根本性的、全方位的,而且它与社会、经济的联系不仅仅是时间的先后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渗透和促进的关系。教育已经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从学习者个人来说,学习从主要是为今后的人生做准备,转变成为人的生命历程中任何一个阶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学习不仅是谋生的需要,还是人发展的需要,是人的精神充实丰富和乐生的需要。世界终身学习会议提出:“终身学习是 21 世纪的生存概念。”

终身学习已经成为教育和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理念、取向和模式,有必要考虑构建全面的终身学习体系。终身学习体系的指向是在传统的教育制度上实现新的超越和发展。终身学习体系不是成人教育、社区教育或者老年教育的别名。这些方面都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大力发展和加强;终身学习体系也不是传统的学校教育 with 成人教育、继续教育、非正式教育等各类教育的简单叠加,而是需要以终身学习思想为指导,重建具有内在一致性、关联性和持续性,使学校和各种教育机构以及广大学习者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开发的新的学习体系,并在终身学习框架下实现各种教育类型、教育形式和各类教育资源之间的相互沟通、衔接和共享,满足广大社会成员对终身学习的多种需求。终身学习体系也是每个人在终身都能够获得学习机会的社会制度建设,需要机构、组织、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与变革。

1.1.3 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已经从一种思潮或者观念,发展成为教育改革的实践和现实的社会活动,并且在实践中

不断丰富其新的内涵和经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对终身教育(学习)的内涵与特征有了更多的共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和特点出发,学习应该贯穿人的一生。终身学习框架应包括生命周期中的所有学习——从婴儿到生命终结前各种环境下的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与学习。

(2) 学习和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事情,应该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终身教育(学习)对所有人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让所有人都能够有机会进行终身学习。

(3) 学习和教育的内涵方面应包括知识、素质、技能和能力以及所有的学习活动。终身学习理念源于这样的需要,即保证每个人拥有知识和能力并且能够不断地学习和提高,适应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要求。

(4) 教育和学习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在不同的场合中进行,包括学历教育、正规教育,也包括非学历教育、非正规教育。教育和学习的内容、工具、技术以及时间都具有比较大的弹性和多样性;教育的途径、形式、结构体系和布局等,都应有利于广大学习者能够适应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求,在一生中任何时间、任何阶段进行学习。

(5) 从强调“终身教育”转向强调“终身学习”,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关注学习者的多样化需求。终身学习体系应该是在对社会各种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基础上形成的有利于学习者学习的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一生中的任何时间、任何阶段进行学习。如果说,终身学习是社会成员从个人角度对社会变革做出的应答,终身学习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学习的兴趣、态度、习惯和能力,那么终身教育就是国家从社会角度对社会变革做出的应答,是为实现社会成员终身学习的要求,从制度、环境和组织等方面提供保证。

总之,终身学习理论带来了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的深刻性表现在教育观念的变化,教育的性质、培养目标,以及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的功能上;表现在教育内容、方法和教学过程、人才培养模式等新的探索和创新上;表现在教育结构体系的丰富性、沟通性以及教育制度的弹性化、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等方面。在教育领域这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中,不仅要求教育者和学习者自身的观念变革、思想方法的变革以及教育与学习行为的变革,还要求改变教育的时空形态、教育内外的边界及一系列关系。终身教育的实现,更需要社会制度、经济、机构、组织、技术等多方面的变革与支持,以及社会各类组织的教育需求和潜能的开发。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新的光荣使命,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推进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符合终身学习理念的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并根据终身学习的要求,以

人为本,促进教育的内容、方法、培养模式和教育体系进行革命性的转变。

1.2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关系

1.2.1 学习型社会的产生与发展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应对西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危机,以赫钦斯、伊里奇、胡森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开始对学习型社会进行研究。1968 年,美国学者罗伯特·赫钦斯(R. Hutchins)发表了《学习社会》一书,首次提出学习型社会的概念,并界定为:“除了能够为每个人在其成年以后的每个阶段提供成人教育外,还成功地实现了价值转换的社会。成功的价值转换即指学习、自我实现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已经变成了社会目标,并且所有的社会制度均以这个目标为指向。”赫钦斯从教育时间(教育的终身性)和教育对象(教育的全民性)两个现象维度上来考察学习型社会。

“学习型社会”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注意。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了被誉为当代教育思想发展中里程碑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特别强调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两个概念,把学习型社会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学会生存》中指出:“教育正在日益向着包括整个社会和个人终身的方向发展”,教育“不再是从外部强加在学习者身上的东西,也不是强加在别的人身上的东西。教育必须是从学习者本人出发的”。“我们越来越不能说,社会的教育功能乃是教育的特权。所有的部门,政府机关、工业交通、运输都必须参与教育工作。”并且特别强调:必须从整个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全局,把学习型社会理解为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密切交织的过程,教育是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具有普遍联系的整体,是贯穿在一个人一生各个发展阶段的连续统一体。很显然,一个社会既然赋予教育这样重要的地位和崇高的价值,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有一个它应有的名称,这就是“学习型社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推动下,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理念在国际社会迅速传播开来,成为许多国家、地区推进和实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原则,成为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广泛的社会化教育实践。

20 世纪 90 年代,为了应对新的挑战与危机,以兰森、艾内、拉加特、杜勒、阿皮斯等研究者为代表,进一步对学习型社会进行研究。兰森研究学习型社会的主要成果集中

在1998年他主编的《处在学习型社会》(*Inside the Learning Society*)一书中。他旗帜鲜明地把学习型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来看待,认为:学习型社会就是一个快速改变的社会,学习型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形式。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末国外学术界有关学习型社会的新认识。

1.2.2 学习型社会的涵义

“学习型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反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动态,即21世纪是走向知识的世纪。

第一,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学习型社会”所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形态。社会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享有学习的权利,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人人都在实践终身学习,社会将成为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灵活学习的学习社会。

第二,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学习型社会”所强调的是人力资源的全面开发。全体社会成员通过学习不断提高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使自己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才智得到充分的展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和财富,从而推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

第三,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学习型社会”所关注的是社会的每一位成员。在学习型社会中,人是教育学习的中心,是教育学习的基础,也是教育学习的目的,人在教育学习中得到成长和全面和谐的发展。

第四,从教育未来学的视角,“学习型社会”所强调的是对未来社会创造者的学习和培养,从而建立通向未来社会的桥梁。它又是对过去社会的一种扬弃,对人类社会的精神与物质文明的保留和继承,也是对一切新事物的创新。

1.2.3 建立在终身学习、终身教育之上的学习型社会

著名学者陈乃林在其论文《关于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的多维解读》中对学习型社会的涵义进行了定义,所谓学习型社会,就是以全民终身学习为基础,以国民教育体系为主干,以终身教育体系为依托,以各类教育、学习等资源为保障,以促进人的全面终身发展为目的,能够满足全民基本的终身学习需求的新型教育——社会形态。

因此,建设学习型社会、培养终身学习能力是实施终身教育理念的必要条件。从社会发展趋势分析,人才成长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是仅仅在学校就能完成的,是要经历“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这一动态的复杂过程,是贯穿于生命始终的过程。终身学习为可持续性发展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途径,其任务就是保证和促使连续

不断的学习,使人不断地完善自己。它帮助人们在迅速变革和逐步一体化的未来世界中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补充必要的知识和能力,不断发掘自身潜能,以具备安身立命的生存能力和服务社会的基本手段。终身教育除了重视人的工作和职业需要外,更加重视铸造人格、发展个性,使每个人潜在的才干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终身学习的理念既符合教育的人道主义使命,又符合既尊重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而且尊重传统文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内源发展需要。因此,21 世纪的教育应当是培养和发展个人全部潜能的教育过程,是不断造就人、不断扩展其知识和才能以及其他能力的培养过程。

1.3 学习型社会与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所谓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是指是以服务教育、启迪智慧为首任,以学习者发展为本,以国际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为发展方向,采用远程、开放教育的学习形式,构建由教育资源、多网络通道,多种学习平台、融合门户以及终身教育支持服务等组成的终身教育体系,形成一个全民学习、终身教育的数字化学习平台,为学习者更新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提高精神文化素质,提供适时、有效、灵活、多样的泛在学习服务和数字化学习支持。

一直以来,我国顺应时代发展,提倡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而实现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是需要许多条件去支持的。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普及,建设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是城市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教育信息化要求在教育过程中较全面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改革,从而适应正在到来的信息化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对深化教育改革,实施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城市发展的需求。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上海明确了信息化在城市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并将信息化作为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开路先锋,以信息化促进现代化,通过信息化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发挥信息化影响面广、渗透力强、作用力持久、资源配置高的作用,优化城市的整体布局,推动上海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三,市民学习与自身发展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通过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接受信息,开展学习。2007 年,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牵头开展了面向全市六万市民的“上海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与社区教育办学现状调研”,通过调研发现,上海市民对上网学习的认可度较高,认为上网学习会越来越受欢迎。随着社会的发展,运用信息化手段参与学习将逐渐成为市民参与学习、自我完善与发展的

主要方式之一,建设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势在必行,是构建上海学习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支撑。

数字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不仅是实现学习型社会的一种需求,也是一种重要手段和保障,纵观国家和上海市的相关规划,可见一斑。

1.3.1 国家层面相关规划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也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这些表述表明,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和谐,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积极推进社区教育,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学习型社会形成的任务。

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于2004年联合下发了《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正式启动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序幕。《纲要》指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于全社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的基础支撑体系。建设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就是要充分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进行的战略重组和系统优化,以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2005年7月,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再次印发了《“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意见》。根据这个意见,到2010年,我国将建立与平台建设和管理相适应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规范,初步形成以共享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建成资源丰富、面向社会开放的重要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信息平台,率先实现资源信息共享;建成全国统一规范的科技成果与技术交易信息平台,在能源、材料、制造业等重点行业建立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为国家支柱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另外,在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科技支撑作用,设立了信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领域,数字教育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专门建立了数字教育公共服务示范工程专项,要求建立起开放式的数字教育公共服务运营平台并开展公共服务。